

一个时代的横断面

百万灵魂的取样

不拘一格的文章

铸成：台湾文学崛起的山梁。

王鼎钧作品精选

The Selected Works of
Wang Dingjun

王鼎钧 著

出版传媒
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王鼎钧作品精选

*The Selected Works of
Wang Dingjun*

王鼎钧 著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王鼎钧作品精选 / 王鼎钧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702-0452-6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02203 号
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7-2017-125

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,
由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,
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策划编辑: 陈俊帆

责任编辑: 徐晓星 沈瑞欣

责任校对: 毛 娟

封面设计: 古涧千溪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(广东)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5.25 插页: 1 页

版次: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48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001 序 / 田 原

散 文

004 自 然

008 兴 亡

012 地 图

019 有一种艺术家

023 没有爱

025 石头记

027 狗皮上的眼睛

032 那 树

036 旧 曲

039 最美和最丑

045 洗 手

050 旗 袍

054 对话录

060 游 踪

066 镜 头

073 杂 念

076 人头山

小 说

082 胜利的代价

088 红头绳儿

096 限时专送

110 交 心

122 罪 手

133 哭 屋

145 苹果之夜

有关写作

166 向文艺作家提供电视观念

180 电影与人生

188 武侠与爱情

193 广播剧的写作

204 “文学修养”与新闻写作

213 反 复

221 层 次

230 引用文言

序

田 原

鼎钧兄是一个内蕴热情、外中规矩的书生。“热情”使他致力文艺创作，“规矩”使他研讨文艺理论。从他在《安康日报》发表第一篇评论文章起，今年恰好是三十年。三十年来，他好学不倦，转益多师，成为一个理论与创作兼长的作家。

一个对文艺创作精力专注、持久不懈的人，往往广泛使用各种体裁。鼎钧兄在论文、杂文、散文、小说、剧本各方面，都有相当的产量。他擅用活泼的形式，浅近的语文，表达深远的寄托，字里行间既富理想色彩，也密切注视现实。这样的作家如何编一本选集，是一件难事。由于鼎钧兄态度谨严，勇于割爱，终能千中取百，百中取一，把三十年来作品的精粹，集于一册，而他用力最久享名最甚的杂文专栏，竟全部排除，一文未录。可见他对这本文集的要求多么严格。

大体上，这本选集可以使我们看到，一个“把鲜血变成墨水”的人，究竟为世间制作了哪些美好的东西。也可以看出，作家倘不画地自限，广大的读者们对他还能依赖到多大程度。我相信，这本选集的出版，不但为中国文坛留一份纪录，不但对爱好文艺的朋友是一次满足，对作者也是有力的策励。

绕过山麓，看见另一座山峰，在两峰之间的谷状地带，浮沉万点，全是萤火。

散

Essays

文

自 然

一座山峰，两座山峰，……数下去共有五座。这些山峰的形状圆而矮，多土壤、少起伏，中间的一座特别肥大，望上去，像一位肥胖和善的妇人，坐在地上，伸开她的臂膀。公路由远方铺过来，铺到她的指尖快要摸到的地方，转一个弯，绕着她。

她敞露胸膛，等着养育一些什么。她像一个妇人，一个盲妇。

从她的臂弯里，有一条路伸出来，接在公路转弯的地方。两者衔接的地方，一边是沥青，一边是黄土，有一道清楚的疆界。车辆从界上碾过去，离开公路，立刻颠簸起来，不久，林木茂密的影子，早稻金黄的光泽，小鸟愉快的歌声，都从车窗一拥而入。“哦！这就是大自然了！”

这位妇人，有永不衰竭的精力，她支持一大片竹林，每片竹叶上都含着清香，那么多的竹枝合起来，足够把人熏透。竹

叶随意交叉重叠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能成为美丽的图案。她使香蕉铺开肥大的叶子，叶子底下露出结实的茎来，挂着一串沉重的果实，果实的下面，还垂着一种暗红色的附属物，使人联想到动物的生殖。这里那里，都有青草，来到草地上，你最好步行，走到哪里，哪里有蚱蜢跳，蝴蝶飞，又嫩又软的草，能像春风一般抚弄你。草地是昆虫的家，是牛羊的盛筵。不太远的地方，一只老牛在低着头享用午餐。乌鸦想在牛屁股上站一会儿尝尝什么滋味，可是得不断地躲闪那像蝇拂一般的牛尾巴。野鸟在家畜的臀部跳舞，都知道对方没有恶意。这里那里，一直到山顶上，都有密密层层树林，看上去，树林给这妇人添了许多愁苦的皱纹。由于轮伐，树林的颜色是一片一片的黑绿和一片一片的新绿相间，幼弱的一群和堪为栋梁的一群相依相傍，看上去，这老妇人真的拥抱着一个家族。

在这里，有一根一根绿色的针浮在空气里。什么东西？幼年的蜻蜓。风触动树枝，枝上的嫩芽脱离了母体，在空中盘旋不坠，原来也是蜻蜓家中可爱的孩子。生命多么使人惊喜呵！蚱蜢常冲进房门伏在墙上，甲虫常撞得窗纱铮铮响。沉重的有弹性的壁虎，常落在你打开的书本上。早晨，把洗脸水泼在地上，水分立刻被松软的泥土吸收，急于出外探险的蚯蚓，就从那布满小孔的土壤里，像箭一般射出来。

由山上流下来的浑浊的溪水，颜色像奶汁，它被引入水泥砌成的灌溉渠里。渠是笔直的，是狭窄的，注满了水的时候，衬着天光，凝成一根长长的玉尺。附近的植物的倒影，是玉尺的斑纹。到了一定的时候，稻子收割完了，稻田里注满了水，白云、飞鸟以及山的影子都落进田里，那才真叫锦绣大地。

夜晚，微风从山的缺口处吹进来，使人凉爽。风，踏着丛竹的头顶进来，拂着香蕉林的衣襟进来，沿途捉弄马尾松和洋槐，可是没有声音。

由于地势较高的缘故，这里蚊虫很少，可以放心坐在走廊下乘凉。一些蛾类的飞虫，不断地向走廊中间的路灯猛扑，有时候简直能把灯光完全遮断。它们从睡梦中醒来，看见灯光，动了追求光明的天性。抢先扑上来的，被灯泡的热度炙伤了翅膀，掉在地上，成了早起的鸟儿最欢迎的点心，后继者还是奋不顾身。“我们把走廊上的灯关了吧，免得飞虫来做无谓的牺牲。”关上灯，我们坐在黑暗里，让萤火虫来窥探。这种提着灯笼飞行的小虫不怕黑暗，它们有自己的光明。

在这走廊上，我跟我的芳邻交换童年的故事，看见萤火虫，想起小时候一片袅袅云烟。有一年的夏天，六岁或是七岁的时候，我差不多天天到野外去捉些萤火虫来，装在玻璃瓶子里，装满了，送给一个比我年纪更小的女孩，引她开心。她双手捧着那透明的牢狱，观察里面的囚徒。微弱的荧光从她手指缝里漏出来，从她的眼珠上反射回来。捉萤火虫很费功夫，我到野外去辛苦寻觅，她在家里，坐在门槛上等候。

芳邻听了，对我说：“这里有很多萤火虫呢，这里！”她到屋子里取来手电筒。“我带你去看看。”

一路上嗅到水的香气，土壤的香气，树上浆液的香气。一路上冲断了蜘蛛刚刚拉起来的细网，踏碎很多蜗牛。绕过山麓，看见另一座山峰，在两峰之间的谷状地带，浮沉万点，全是萤火。它们有韵地飞来飞去，好像被无声的音乐指挥着。即使是星空降下来，也没有这样灿烂。山麓向东北延伸，阻挡西来的

微风，使这个愉快的舞会不致受到惊扰。高处的风只能偶然冲下来，那时虫儿们纷纷后退，形成一阵愉快的拥挤。事实马上证明这种拥挤是不必要的，它们又散开，布满了舞池。童年时代的我，曾经假设萤火虫是一种群居的族类，曾经梦想发现它的故乡，现在，这里就是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手心对着手心，两掌覆合，满握都是小小的俘虏，它们从指缝间用闪光发出呼救的信号。真快，蜘蛛又把细丝拦路挂好，蜗牛又在路上爬行。等到我们觉得脸皮发痒时，蛛丝已经被冲断了，等到我们听见脚下的响声时，蜗牛壳已经被踏碎了。这里是它们的世界，人类不过是鲁莽的闯入者。我真正觉得抱歉，可是仍然舍不得放开紧合着的双手。回来以后，我终于把它们关进瓶子里，终于把瓶子放在她的手里，微弱的荧光终于从她指缝间漏出来，从她的眼珠上反射回来。

兴 亡

农家附近，这里那里到处可以看见家禽。鸡群四出探险，火鸡挂着绶带，像仪队一般站在路边，鹅闭着眼睛卧在浅草里，像大理石雕成的。

且说其中一只鸡，一只公鸡。

这一带人家都喜欢养鸡，邻居们见面，一定谈养鸡的经验。阴历年前，有人从台中带来一只芦花母鸡，送给我家，作为年礼。养鸡的人只忍下手杀别人送来的鸡。杀鸡的人刚刚磨快了切菜刀，那拴在厨房里的死囚忽然生了一个又大又亮的蛋，以致提着菜刀的手又软下来。这个蛋，暂时救了芦花鸡的性命，却断送了这一带二百多只鸡的性命，一种由台中带来的传染病蔓延扩大了，它强迫鸡的主人，一律把心爱的家禽杀死或出售。这些小动物，有的被拔光了毛，挂在檐下，不再成群结队从走廊上经过；有的用竹笼子盛着，摆在菜场里，不能再到田畦间

觅食。养鸡的经验，改成报告死亡损失的数字了。

尤其使人伤感的，是病鸡的种种神态。它们不愿意再吃什么，也不再躲避什么，死亡就要来到，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可怕的东西了。主人的手伸过来，蜻蜓的尾巴扫过去，都不能使它兴奋。等到它觉得它的脖子太长，头部太重，两腿太细，不得不瘫在地上，那时，它的躯壳对它的生命，就不再是一个舒适的居所了。这种死亡不能流泪，没有遗嘱，给人愁云黯淡的印象，主人必须在鸡儿们好像还健康的时候，早早处理它们，以减少精神上的、物质上的损失。

当瘟疫袭来的时候，我家一只黄羽毛的母鸡，正在照料她的十七个儿女。每天，她亲切地呼唤小鸡，她的孩子们也亲切地答应着。阳光依然温暖，草地依然松软。可是，黄昏时分总有一两个孩子，倒在草地上伸腿，不能跟着大家一同回来。她和她的孩子们，围在病童的周围，鼓励它，督促它，哀求它站起来，“站起来，再不听话，丢下你不管，看狼来把你衔了去！”我想，她曾经这么说。咕，咕，咕，这时的叫声，分外的沉重。而结果，每次都只好撇下病雏。母鸡虽有多方面的天赋，无奈缺少处理这一类问题的能力。她爱孩子们，无微不至，但是不能阻止数目减少。

小鸡的数目减少到两只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母鸡倒在走廊上不能再发出咕咕的叫声。这回轮到小鸡站在旁边督促她、哀求她，她无法应允，只能替孩子们梳理羽毛。不久，两个小东西肚子饿了，自己在附近觅食，吃饱了，自己在附近游戏。它们利用走廊上的几只花盆练习跳高，鼓动翅膀，跳着，叫着，母鸡在相距不远的地方默默地望着。

到了下午，有一只小鸡睡在花盆底下，不能动弹，另一只站在花盆上，朝着倒在地上的同伴啼唤。母鸡忽然站起，用一个跛子的步伐走过来，翅膀一直跟地面摩擦，支持倾斜的身体。她躺在小鸡的旁边，啄它的羽毛。

在这场瘟疫里面，那只母鸡死了，躺在花盆下的小鸡也死了。站在花盆上面的那个小可怜，谁也不再指望它能活。可是，它居然活下去，成了大劫之后仅存的生命。

这只小鸡，在家族和朋友全部死光之后，似乎受不住恐惧和寂寞，渴望能跟主人做伴。主人做饭，它跟进厨房，主人午睡，它跟进卧室，啾啾唧唧，不离开主人的裤脚。倘若把它赶出去，它就在走廊上，用它当初站在花盆上哀悼死者的声音，啼唤不休，使人对它发生异乎寻常的怜惜。我们把它捧在手里，把它放在书桌上，把它安置在饼干盒子里，以打断它那令人心碎的叫声。小孩子把碎米捧在手里，送到它的嘴边，以激起它的食欲。后来，它稍稍长大，渐渐显露了雄鸡的特征，它竟然趁主人上菜场时，在后面追赶，它竟然在主人做针线时，伏在脚旁，它竟然从鸟的天性中，增添了类似狗的天性。看哪，由于羽毛生长的关系吧，它全身发痒呢；它闭上眼睛，扭弯颈项，努力去啄毛孔呢。看哪，它的小主人，竟用火柴棒替它搔爬呢。它站起来，并不逃走，竟愉快地接受小主人的好心呢。

“这只鸡永远长不大了。”

“这只鸡，养到现在还像一只雏。”邻人说。

经过一场残酷的瘟疫，所有蒙受损失的人，都发誓永远不再养鸡。可是，一场倾盆大雨，又把希望浇活了，他们相信疫症已被雨水洗去，他们要恢复到鸡棚里拾蛋的那份快乐。各种

颜色的小鸡，从市场里搬到家中，养鸡的经验谈又挂在嘴边。走廊上又印着它们的脚印了，下午又常有主妇们唤鸡的声音了。这时，谁也不能再否认那只鸡业已长大，它亲眼看见一个社会的覆灭和另一个社会的开始。这已够使它成熟。它的行动活跃起来，仿佛是，这些同类使它记起，它也是一只鸡。

一天中午，这只雄鸡忽然发出一声长鸣。不再是啾啾唧唧的声音，是一种独立生存的口号，是一篇成年的宣言。听起来，声音里充满了生气、活力，跟它父亲的一代在完全幸福的日子所发出的声音，同样兴奋昂扬。我们都怀着惊喜的心情跑到户外看它，原来它有客人，一只少女型的母鸡，正和它并肩散步。是这少女，唤醒了它的自觉、使它想起了责任和尊严吗？从此，它是一只真正的鸡，一只雄鸡。

看起来，那一声长鸣，也是爱情的呐喊。根据已知的事实来推断，它将要拧死一条小虫，放在她的面前；它将要为驱逐远来的流浪汉而战；它将带着她，到处寻找适宜生蛋的地方，它特别重视她的“第一胎”，那时，她伏着，它静静地站在旁边，注目看她，等待完成。不久，这里那里，将恢复母鸡报喜的咯咯之声，将恢复雏鸡觅食的啾啾之声，一如瘟疫没有来的时候。

选自《碎琉璃》

地 图

“我不愿意出去上班，我愿意管家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家，一想起起来要在门上加锁，心里就要难过！”

我听见老马的未婚妻用骄傲的声调这么说。许多将要出嫁的女子，都曾经或将要用自满的语气说话，她们被降下来的责任和权利加高了血液的温度。她和老马都看见我来了。

这屋子，是新建成的市民住宅，老马把二楼租下来，用作新房。我来的时候，屋子里还没有布置任何东西，不加罩的灯光，经过四面白粉墙的反射，锋利得可以刺人。这一对未婚夫妇，已经用他们的想象力，在屋子里摆好了许多家具和食品，但是事实上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也可以说，只有爱情充塞在空气里。爱情只能自己享用，不能待客，老马说：“我们到对面冰店里去坐。”我们先走，他的未婚妻说：“我随后就到。”

我不是空着手来的，我的腋下夹着一幅中国地图。在冰店